



夜 渔
作 者:黄 波(著)
黄定初(绘)
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出版时间:2017年1月

编辑推荐词
本书是一本“用生命体验钓鱼之乐,用鱼钩钓起鲜活且深沉的人生”的作品,收录黄波关于钓鱼和钓鱼人的散文作品36篇。作品主要以“钓鱼”为线索,回忆童年,感怀岁月,描写生活,体验自然。文字读来清新流畅,优美鲜活,各种钓鱼体验鲜活生动。

渔 夜

是那种密不透风的酷暑的夜晚,我还是六七岁的孩子,对这种沉沉的夜充满了尊敬和畏惧。白天的一切都隐去了熟悉的轮廓,悄悄地躲在暗处,起起伏伏躬起脊背,面目一片狰狞。

那时外公外婆身体都很健康,住在益阳南门口一幢很小的木楼里,入夜时分,阁楼上的老鼠四散乱窜,闹得厉害,极像撒豆成兵里仙人的兵马。

外婆家已用上了电灯,黄晃晃的灯光撒满糊着大小小报纸的四壁,这已算是一户典型的城里人了。灯早就拉熄了,我被迫躺在床上,心里驰骋着各种事情,怎么能睡着?我躺在舅舅身旁,听着他起起伏伏的鼾声,闻着他腋下散发出的浓烈的热气,只盼着外公发一声喊:起床,钓鱼去!

等到终于筋疲力尽迷迷瞪瞪入睡,舅舅就拉起我的耳朵说:“我们钓鱼去了,你在家睡啊。”我挣扎着爬起来,钓鱼我能不去?

夏日的夜黑得不透,屋外隐约有瓦蓝的光,外公一个人在厨房忙活下面条,一边还念叨:“都两点半了,还不快点!”一阵刷牙洗脸泼水的声音,厨房里飘出一阵阵的葱油面的香味。

父亲、舅舅、我都埋头吃面。一整天的饭食,也就这碗面,虽然一肚子胀胀的瞌睡,可还得使劲吃,否则一天日头底下

晒着,哪来的气力钓鱼。

舅舅性急,搁下筷子,嘴里含糊着,扛上钓竿,拿着手电,牵着我就往外走,以为就在城外不远的防洪堤边老地方会合。可左右等了半个钟头还不见父亲和外公的踪影。我手电筒往回照,只有来路上云影重重的夜空。

舅舅叮嘱我在堤上别动,反身投入夜色,往来路寻回去,剩下我一人待在浓密的夜里。我一人静静地蹲在防洪堤上,一动也不敢动。四周的夜在手电筒的光柱周围挤压过来。虫鸣哄然而至,我的心怦怦乱跳,憋得透不过气来。湿湿的夜气偶尔夹着轻若游丝的小风掠过,仿佛裹着远远近近的脚步躲躲闪闪地走来。我一身湿透,只能把手电筒照着地面,不敢再抬眼看四下的黑。好在地面的光圈里闯进了一小队蚂蚁,在光圈中央停住,茫然不知所措。我被这吸引住了,心里才悄悄释然。这时远远的脚步声踏踏实实地走过来,然后是父亲和外公叫我的声音,外公埋怨舅舅的声音。我故意不答应,其实一种甜甜的温暖从心底升起。

舅舅那时还是个毛头小子,外公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:“怎么能把个小孩半夜扔在黑黢黢的堤上呢?”舅舅一阵傻笑,他心里最怕的其实是我爸爸。

月亮真的从白莲花般的云朵里出来

了,轻轻地风起了,漾动着无边的田垄里沉沉的稻穗,薄薄的湿湿的雾气裹着稻香一阵阵飘来。我们四个静静地走在垄上,谁也不肯开口说话,怕搅乱这醉人的夜。只有极远处幢幢的山影里悠然传来几声狗吠,在月色里,在无边的禾垄里蔓延开来。

这让人沉醉的夜色,让我小小的心里想起刚记事时头一次出麻疹,伏在保姆的背上,黑纱裹着头,走在蛙鸣阵阵的田间,只有轻风吹过,偶尔掀起黑纱,我能从保姆的肩上看见水田里漾动的月光。银色的月光和细白的雪就这样撒满了我童年的回忆。

极静中,外公放慢了脚步,他听到了前面有凌乱的拨水声。他猫腰往前,果然是一条大鲫鱼搁浅在田垄间的水沟里。外公两手掐住鱼,鱼活泼泼地在他手里跳,外公的脸在月光下笑得熠熠生辉。他把沉甸甸的鱼放在竹篓里,奖励给我背着。

月亮渐行渐远,月色迷离,曙色出现,四野间笼起的白雾一层层退去。鸡鸣狗叫,天色一阵亮似一阵,偶有农妇,睡意未消,到井边汲水,还打着长长的哈欠。独轮车和木扁担压在肩头的吱吱声远远近近地传来,亮晃晃的酷热的一天就要到了。日头越来越红,蝉声很大,我们避在树荫里,盯紧浮子,盼着鱼的动静。

节选自《夜渔》



味觉记忆
张家川乡土美食笔记
作 者:铁志光
出 版 社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:2016年12月

编辑推荐词
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美食随笔。全书全景式地还原张家川特有的风味食物,使之形成谱系。掩卷而思,仿佛从琳琅满目的食物博物馆走出,不由叹为观止。

麻 子

吃着麻子,愣是不见一颗麻子壳掉地上,累得罚款单撕下捏出汗来的红袖箍追了两条街只好放弃。不会吃的,一大把填进口里,咯嗒咯嗒一通大嚼,完整的麻子被粉碎了,香味出来了,咽吧,麻子壳扎喉咙,只好一股脑全吐出来。真是暴殄天物!

老人家吃麻子,也是与麻子的广泛种植分不开的。清水的山门、张家川的马鹿等高寒山地,是麻子的主产区。随着市场的开放,本地的麻子作为经济作物丰富着农民的钱袋子。作为小零食,人们已经青睐来自内蒙古的大麻子了。内蒙古的麻子颗粒饱满,个大瓢满,吃起来更有滋味。相比之下,天水本地的麻子就显得干瘪瘦小了。

麻子在西北有着悠久的历史。属于马家窑文化的甘肃省东乡县林家遗址出土的大麻籽,足以说明麻子在中国的栽培至少有近5000年的历史。麻子雌雄异株,是一年生草本植物。雄株只开花不结籽,俗称花麻。雌株结籽,其籽就是麻籽,也就是麻子。麻子的种植时间和玉米差不多。精挑细选的种子撒进地里,墒情饱满的情况下,一周左右就出苗了。出苗之后,就要寸步不离了,害怕鸡刨,害怕鸟雀啄。稍微长高了,就开始锄草松土了。稠密的地方适当地拔掉一些,稀疏的地方趁着一场雨补种一点。苗全出齐,雨中或雨前撒一次化肥,之后就要精心看护准备秋天收割了。

行百里者半九十。苗出齐到结籽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,容

不得丝毫懈怠。害怕鸡刨,害怕鸟雀啄。男孩子拿一个弹弓时刻准备战斗,女孩子手握一根抡起来很响的鞭子,眼睛紧盯着鸡群可能出现的地方。最担惊受怕的要数结籽的时节了。鸡群是不用怕了,它们最多溜达一会儿,森林似的麻子地是它们避阴凉的好去处。最让人头痛的是成群结队的麻雀,黑压压一片,乌云似的。如果不果断而有效地驱赶,随着它们的离去,地上的麻籽壳能用双手掬簸箕揽了。因此,有经验的人准备了火药枪或能发出巨响的洋火(火柴)枪,看麻雀靠近了,猛然间搂一枪,保准它们大半天不会再来了。

麻子结籽以后,就开始拔花麻了。拔下的花麻一捆一捆沏在河边早就挖好的塘里,压上石头,放满水,一个多月以后就可以捞出来了。捞出来的麻捆站着跟烤火的人似的,头对头,三捆一立。等到干透了,难闻的气味消失了,这才拉回家放在院子里。下雨天或闲时,抱过来一捆,将附着在麻秆表层的那一层植物纤维剥下来。很长很长的麻纤维捆成捆,可以到集市上论斤卖。又短又细的留下来,自己捻扎口袋的麻绳。水暖工可以把它缠在管道的丝口上,这样拧紧的管子一点儿不渗水,也就是人们俗称的麻掩。

花麻从塘里起出的时节,麻子基本上成熟了。收麻子不用镰刀,一根一根连根拔起,一抱一抱地放在架子车里。打碾不用打麦场,在自家院子里,也不用脱粒机、连枷之类。两根两尺左右的

木棍,将两三棵麻秆夹在正中间,一个人拉着麻秆向后拉,拿着木棍的向前拉,这样,长在顶端的麻子全被捋下来了。因为劳动强度大,几个人轮流换班。拿木棍的坐着,拉麻秆的站着。等到全捋下来之后,揉搓筛簸,那就是女人们的活计了。男人们吃饱喝足,歇够了,这才扎捆,准备沤麻。

麻子是一种经济作物,它的出油量在30%~35%。本地人很少用它榨油,因为它的价钱高出胡麻许多。但也有人榨油,把它当做香油来用。据说,麻子富含亚油酸和亚麻油酸,有排毒养颜、疏导血管等功效。尽管有人说嗑麻子影响环境卫生,甚至说容易耗气对身体不好,但新麻子上市,澄源巷口的麻子摊生意红火。逢年过节,有人几斤几斤地买上捎往外地,就像给远在外地的亲人捎家乡的呱呱一样心情迫切。

记得小时候,母亲将麻子在拓窝里捣碎,放在盛满水的盆子里,来回揉搓,使得壳与瓢完全分离,然后等水淀下来,壳飘起来了,用笊篱撇尽,让瓢彻底沉淀,倒了上面的水,和上萝卜包包子或饺子。包子或饺子咬开的一刹那,一股新麻子特有的醇香便氤氲在空气之中了,挑逗得周围的人忍不住咽唾沫。拿到学校,有些同学甚至拿肉包子来换。这就是家乡特有的麻腐包子。过去,老家张家川的早点摊子上有卖的,但最近几次回去,已觅不见丝毫踪影。一问,仿佛几千年一样那么遥远而陌生。

节选自《味觉记忆 张家川乡土美食笔记》